

青木

## 博物周刊

A13-14  
湖南晚报

2022年3月1日 星期二

主编:任志方 责编:马纯潇 组版:刘燕

据湖南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消息,湖南省博物馆与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共同打造的《一念·辛追梦》马王堆复原动态展项目已于近期筹备完成,将于2022年3月至4月的每周六在湖南省博物馆五楼多功能厅试运营。基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将历史文物复原展示与中国传统艺术京剧表演相结合,这一崭新的形式令人期待。那么,当年马王堆汉墓发掘以及墓主人“辛追”又有哪些故事呢?岳南先生在他不久前出版的《岳南大中华史》一书中有详尽讲述。征得岳南先生同意,我们在此节选刊登相关章节以飨读者。

## 马王堆一号墓主辛追的前世今生

□岳南

## 太夫人的生命历程

一号墓发掘之后,湖南医学院等医学科研单位在解剖辛追的尸体时,发现其直肠和肝脏内积有大量血吸虫卵,根据这一事实,考古与医务人员认为这个女人的故乡属于楚地,也就是当今湖南北部、湖北一带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血吸虫多产生于湖泊沼泽地区。可以想象,辛追体内的血吸虫卵,正是幼年时在这片沼泽湖泊中被感染所致,由此又推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辛追出生于一个底层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曾在沼泽里参加过种稻、收割一类的体力劳动,因为从一般的医学理论上讲,只有经常下水,且有破皮、擦伤或饮用沼泽湖泊的生水的人,才会导致血吸虫病菌的感染,否则,不会受到侵害。也就是说,辛追是由一个底层的经常下水田劳动的农村娃,荣幸地成为轪侯贵夫人。

关于利苍与辛追相识、结合的经过,据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傅举有推测,利苍很可能和辛追是同乡,但不一定很早就相识,当辛追还处于童年时,已是青壮年的利苍便离开家乡,投奔到项羽等反秦的队伍中,并参加了南征北战。秦亡后,利苍又在刘、项之间展开的某次大战中归属刘邦,并在灭楚的战争中立下了功劳,成长为一名将军。当楚汉战争结束全国统一后,利苍很可能在中央朝廷做官,也有可能转到老家一带为地方官。不论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利苍在全国统一后,曾衣锦还乡并逗留过一段时间则是情理之中的。也就在他回故乡的这段期间,大半生戎马倥偬,未来得及婚配的他,或者是自己偶然相识,或者是经邻里官僚们穿针引线,便娶了当时正处于花季时节的美貌女人辛追。他们结婚不久,便生下了一个儿子利豨。其后,十八九岁的辛追又随着丈夫调任长沙国丞相这个有权有势的职位,带着幼小的长子一同来到长沙国的首都临湘(今长沙市)定居。这便是辛追前半生的经历及与利苍结合的大体经过。

## 太夫人的生活再现

利苍在长沙国丞相位上被封为轪侯的第八年,即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死去了,死后葬入马王堆二号墓中。他的儿子利豨没能接替丞相之职,却承袭了轪侯的封爵。

尽管随着利苍本人死去,长沙国丞相的权位也远离了轪侯家族,但这个家族的封爵还在,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权势并未有大的损伤,就其财富而言,除了利苍一世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得来的大批田宅与钱物外,这个家族的经济收入一定还在不断地增长,权势依然盛行,甚至是有过之无不及。据考古学家估计,轪侯家财超过一亿钱,是长沙国少有的大富

1969年冬,进行战备工作的解放军驻长沙某部在郊区一个叫马王堆的地方挖防空洞,意外发现了三座汉墓,经考古人员发掘并根据出土实物研究,认为三座墓为汉代初年刘邦封的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以及他的夫人辛追、儿子利豨一家三口之墓。令人惊奇的是,辛追所葬的一号墓保存完好,除几十箱陪葬品完好如初外,墓主人辛追夫人面色如生,全身柔软光滑,皮肤呈淡黄色。考古人员用手指在她的脑门、胸部以及胳膊等部位按下去再放开,凹下去的肌肉和皮肤很快又弹起来恢复原状。掀动四肢,各关节可自由弯曲伸展。更令人惊奇的是,女尸眼睑的睫毛清晰可辨,左耳薄薄的鼓膜仍完好无损,就连脚纹和皮肤的毛孔也清晰可见。伸展的双手各握一绣花小香囊,内盛香草,如同睡梦般躺在棺椁之中……



《一念·辛追梦》剧照

翁。整个家族成员享受着封建专制特权,拥有广博的田产,居住着豪贵的美宅,乘坐着气派的车辆,身穿华丽的衣着,使用着精美的器物,饮食着丰厚的美酒佳肴的主人,身边奴婢成群,前呼后拥。每逢宴聚之时,又钟鸣鼎食、鼓瑟吹竽,歌舞满堂,粉罗施黛,过着何等的壮丽奢华的生活。但是,当轪侯家族正沉浸于人间天堂般的惬意与幸福之中时,死神却悄然逼近了。

## 138粒半甜瓜子

考古学家从马王堆一、三号墓建造的年代相距不远这个事实推测,大概在第二代轪侯利豨死后的3年,曾享尽了人间富贵的太夫人辛追也撒手归天,其死因是心脏病发作而猝死,且是死于夏天。这位太夫人死后残留在肠胃中的138粒半甜瓜子,在辛追尸体被解剖,医务人员从其肠胃中取出甜瓜子后,湖南省博物馆侯良等人曾找了个花盆,将几粒从尸体中取出的甜瓜子种于盆中,每天浇水、看护,希望这几粒甜瓜子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现代人类亲口尝一尝两千年前的瓜到底是什么滋味。但这个希望最后还是落空了,当侯良等人扒出瓜子观看时,只见瓜子的尖嘴处稍微吐了点细小的芽丝,就再也不生长了。据科研人员分析,此时瓜子中至关重要的“酶”已不存在,所以也就没有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可能了。

辛追太夫人猝死的场景以及入葬的经过,后人难以知晓。可以推想的是,当这个消息传出时,整个轪侯家族以及属官、奴婢等必然十分惊慌,那个大管家也必定以丰富的经验,极其卖力地协助轪侯家的亲族人员料理后事。由于辛追死时正值盛夏,在热浪滚

滚中,尸体保护尤为困难,这就要求对尸体作出各种处理和尽快下葬。但如此尊贵的一位轪侯太夫人,又不能同一般的百姓那样,打制个薄棺草草埋掉了事,何况西汉一代又厚葬成风,《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在叙述京都的风俗时说:“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效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京都如此。其他地区当也该大同小异。《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遗诏说:“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对此说得更加直接和明白。在这种风俗的影响下,轪侯家族的主政者,自然也要为这位太夫人来一个厚葬。于是,在时间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丧葬的主持者和参入者,一定是在匆匆忙忙地将尸体进行了沐浴、包裹等处理后,又异常紧张地将必需的少量殉葬品进行加工制作,再从家中的器物中挑选出一部分,作为殉葬品同尸体一道送入墓中。后来的考古发掘证实,一号墓中大多数随葬品都是平时实用之物,明器较少,且制作也较粗糙,这应是由于当时时间仓促,赶工来不及之故。当然,辛追的尸体之所以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腐,是与深埋与密封分不开的。

## 为何葬于马王堆

关于轪侯家族为什么将墓葬置于马王堆而不是他处的问题,有研究者曾对此作过专门考察。据考察者称,长沙地区是一个东、南、西三面被丘陵环抱,向北开口的盆地。湘江从盆地西北缘切过,浏阳河从东南流入盆地,并在盆地北部与湘江汇合。在汇合处以南为稍有起伏的河流阶梯状地形,成为两河之间的分水岭,长沙地区位于湘江和浏阳河的下游,由于河流较小,因而容易形成曲流,造成面积宽广的阶地和冲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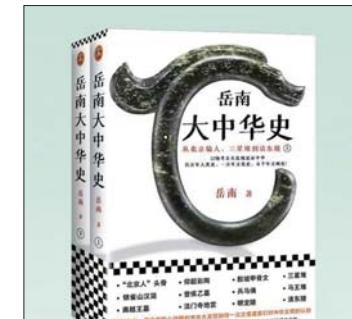
以建成的。据国家地质局地质研究所赵希涛等人的测算,这个墓坑的上半部夯土为7米,封土为8米,一挖一填就有3万方土。这些土从运来到夯实,以一人一日一方土计,一百人要三百天才能完成,耗工三万多个。

当然,就墓主人所处时代的丧葬风俗而言,穿治这个坟墓所征发的民夫决不止一百人,也不止像汉景帝在诏令中规定的三百人。据《汉书·高帝纪》载,田横死时,刘邦以王礼为其治丧,发卒二千人。汉时列侯比王仅差一等,列侯的夫人或太夫人在仪制上大体和列侯本人相同。由此可以推知,轪侯太夫人辛追的治丧人数也应和田横不相上下。若抛去为其打造棺椁、运载白膏等杂务人员,直接参加挖掘墓坑的最少也应在千人左右。这样整个墓坑的穿治可在一个月左右完成。

尽管穿治墓坑的日期明显缩短,但从发掘的情况分析,这个坟墓建造的年代依然应定在墓主人死亡之前。如果待人死后再投入一千多人建造坟墓,即使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建成,那正处于炎炎夏季的尸体的保存则是一个大难题,无论当时采取怎样的防腐奇术,若在墓主死后一两个月再下葬,其尸体还能出现两千年后人们看到的新鲜模样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从墓中出土的巨大棺椁看,多是用生长千年的大树制作而成的,其中72块巨大椁板,一块就重达1500公斤。如此庞大的木材当时的长沙国很难找到,必须从很远的原始森林中砍伐运载而来。可以想象的是,仅伐木和运载一项也不是一两个月可以完成的。

关于辛追夫人一号墓建造的具体时间史无明证,从它晚于三号墓又二者相距不远的年代推测,也许就在辛追年仅30多岁的儿子利豨死后,她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又倍感生死无常,自己的寿限也是日薄西山,说不定哪一刻也将撒手人寰。在这种情感与恐惧的驱使下,她开始为自己的后事作各种准备。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操办之后,坟墓建成了,棺椁打就了,待一切即将全部完工之后,这位尊贵的太夫人于文帝十五年左右死了。

没有想到的是,在地下长眠两千年之后,她又在考古人员的呼唤下醒来,并被搬上了湖南省博物馆的舞台,死而复活,向现代人类再现当年的历史沧桑与逝去的青春往事。



《岳南大中华史》,岳南著,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